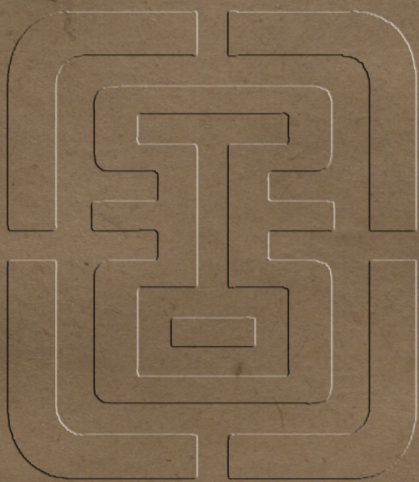


1795



鮎
崎
亭
集

二八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鮑琦亭集外編卷二十八

漢禮卿

或有關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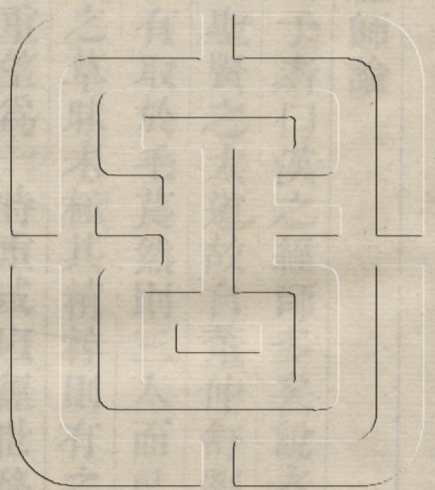
而無得於

為程子所

人值補林

或以宿德

或以清名



全望室 紹衣

說者謂其徒問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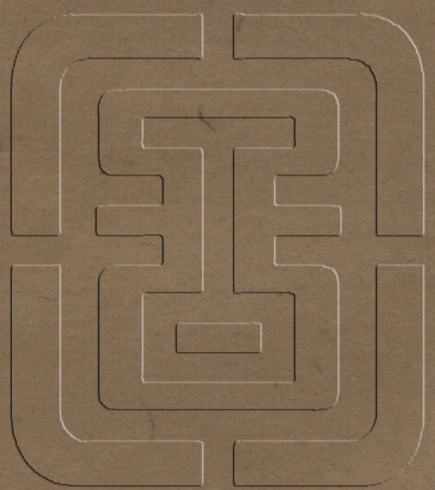
而無得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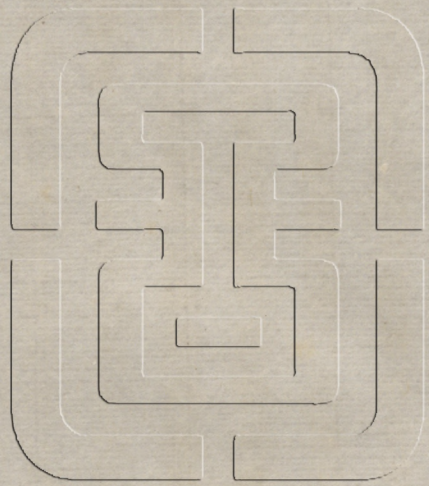
而己曰是何言歟漢

有之然自文章而後

或以宿德

或以清名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論三

漢經師論

或有問於予者曰漢之經師多矣說者謂其徒明章句而無得於聖賢之大道故自董仲舒劉向儒者無稱焉程子稍有取於毛萇然則三人而已曰是何言歟漢人值儒林之草昧未極其精粹則有之然自文景而後或以宿德重望爲一時重或以經世務見用或以大節或以清名多出其中子蓋未之知也夫漢興張蒼首定

律歷荀子之徒也治左氏賈生通禮樂明王道從張蒼文

翁興學校本傳言其通春秋不見儒林丁寬輔梁孝王將兵距吳治

申培面折武帝以為治不在多言魯詩韓固斥公孫丞相

以曲學阿世齊詩韓嬰議事分明雖董子不能難韓詩胡母

生則董子著書稱其德公羊氏兒寬醇雅有餘尚書王陽著

名昌邑藩邸通五經兼騶氏傳其子駿為御史大夫有名易其

孫崇能潔身避莽非世其學者乎龔遂之剛毅不見儒林但載

本傳曰大夏侯之敢言尚書魏相實平霍氏之亂治易不見儒林

但載蓋寬饒之剛正韓嬰嚴彭祖不肯屈身以取宰相

公羊氏歐陽地餘不肯受賄物以傷廉尚書召信臣之豈弟

不見儒林但載本傳曰明經于定國之寬仁本傳但云春秋蕭望之之堂堂

為社稷臣齊詩薛廣德之犯顏阻駕魯詩鄭寬中之雋才

尚疏廣之知止知足公羊氏韋賢之守正持重魯詩其子元

成之讓爵朱雲廷折張禹易亦見本傳平當不羨侯封

尚書王嘉則蕭望之其亞也本傳但云明丁傅王氏之亂

何武易不見儒林但載本傳師丹齊詩彭宣易論龔勝尚書鮑宣尚書皆

中流之砥柱龔舍潔身早去魯詩梅福風節尤高穀梁氏邴

丹著清名養志自修易而馮野王兄弟各占一經始則

見忌王鳳終死新莽馮野王詩馮遂易馮立蓋經師之

與國相終始如此可不謂之盛乎授受既多亦誠不能

無主父偃匡衡張禹五鹿充宗孔光馬宮之徒然諸公
爲漢生色則已足矣如路溫舒王式黃霸張敞孫寶則
稍次焉吾弗備述也

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

杭君董浦問於予曰有唐一代絕少經師求其博通諸
經不爲專門之學者祇惟孔陸二家然正義釋文並傳
於今而華川王氏議學宮之祀祇及孔豈以釋文不過
小學而正義能見其大歟予曰仲達亦安敢望德明仲
達之在東都爲隋皇泰主太常博士時有道士桓法嗣
獻孔子閉房記以爲王世充受命之符世充卽命仲達

與其長史韋節楊續撰禪代儀仲達此事可以比美新
之大夫矣其時德明亦爲國子助教世充遣其子玄恕
師之德明不應服巴豆臥稱病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
跪拜牀下德明對之遺利竟不與語斯其人視仲達爲
何如果誰得爲聖人之徒歟仲達仕唐頗著風節有諫
太子承乾之功則以在太宗之世故欲錚錚自見也是
所謂治世亂世與時屈伸者也且世充暴人也徐文遠
爲其師猶拜伏見之德明以一國子先生拒之可謂大
勇矣至正義之書依違舊注不能有所發明漢晉經師
異同之說芟棄十九令後世無所參攷愚嘗謂正義出

而經學之隘自此始且當時討論之人甚多仲達不過爲書局之長官故以其名屬之其後爲馬嘉運輩所駁正者又不知幾何非出其一人之手德明釋文力存古儒箋故未可忽也予故謂如德明者可以從祀董浦曰然請書之作孔陸優劣論

三家易學同源論

今世之說經者曰易之晦也圖緯於京孟黃老於王韓皆無當於易其說似也豈知圖緯之學本以老莊爲體老莊之學卽以圖緯爲用自諸家言易以來但知其門戶之分而不知其門戶之合今夫漢唐之言五行者未

有不依託黃帝者也黃帝道家所援以爲祖者也則是圖緯之所自出卽黃老也蓋世之所謂清淨虛無者原非盡忘世者也其本心固欲以方寸運量天下無窮之變而又不能有聖人洗心退藏知來藏往之量故高妙其說以爲齊死生輕去就者矯也而實則時欲出而一試其試之也則必以陰陽消長之說而又恐世之疑其支離而難通也則又必返之玄奧之窟以見其言之未可輕議而使人神其術而不疑是以計然之書實爲壬遁之祖范蠡輩用之而陰符之說入於道家此其證也雖然其流傳於後世則有不同嚴君平魏伯陽葛稚川

魚尾書集卷之三十一
四
之徒以黃老治圖緯者也管公明之徒以圖緯治黃老者也以黃老治圖緯者其人多屬遯世之徒其學但以之默觀時變而不肯輕於自見故常安以圖緯治黃老者其人多屬用世之徒急求售其說故常得其道以亡身是則其流別也而要其無當於易則同是以黃老家玄牝谷神之旨流爲神仙而圖緯候氣直日之術亦流爲神仙蓋神仙有道亦有法道其體也法其用也玄牝谷神之旨其道也候氣直日之術其法也得其道未有可遺其法者求其一而失其一則神仙不可得成京孟之說易專於法王韓之說易專於道兼而有之則康節也康

節作皇極經世稱老子以爲得易之體蓋皇極所以推步元會者本緯學也故追而溯之然其實五千言所有特可以言皇極推步之體而不可以言易之體王韓之易行而儒者轉思京焦康節之易行而儒者轉思王韓所謂耳食者也豈知三家之門戶同出於一宗不過改易其旂幟而出之耳果有異乎哉吾觀康節之生平蓋純乎黃老者也而著書則圖緯居多是殆善集二家之長者耶所以其立言也尤精而世之信之也尤篤

周程學統論

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士冲作伊川先生

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
 史局所據恐亦不祇呂芝閣東見錄一書但言二程子
 未嘗師周子者則汪玉山已有之玉山之師為張子韶
 喻子才淵源不遠而乃以南安問道不過如張子之於
 范文正公是當時固成疑案矣雖然觀明道之自言曰
 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於
 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出入
 於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
 求道之志得於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侯仲
 良見周子三日而還伊川驚曰非從茂叔來耶則未嘗

不心折之矣然則謂二程子雖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
 不傳之祕者不盡由於周子可也謂周子竟非其師則
 過也若遺書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為門人之詞
 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略周子而過
 之也朱子之學自溯其得力於延平至於籍溪屏山白
 水則皆以為嘗從之遊而未得其要者然未嘗不執弟
 子之禮周子即非師固大中公之友也而直稱其字若
 非門人之詞則直二程子之失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
 幾幾顏子之風二程子之所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學
 在慶歷六年周子即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

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游者亦以此張宣公
謂太極圖出於二程子之手受此固攷之不詳而或因
窮禪客之語致疑議於周子則又不知紀錄之不盡足
憑也若夫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經而大有功於後
學者莫粹於通書四十篇而無極之真原於道家者流
必非周子之作斯則不易之論正未可以表章於朱子
而墨守之也

律呂空積忽微論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
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

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
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此其解見於西山
律呂新書西山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
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律白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
有空積忽微西山蓋以半律變律皆屬正律之餘遂欲
以之當空積忽微然以空積忽微四字之詰求之則西
山之解疑其不然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所謂管
長一寸圍容九分者也忽微則其所容不能盈寸盈分
者奇零而難求故曰忽微然則正律之中不必皆無忽
微也故惟黃鐘爲宮則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

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其空積皆無忽微所以見黃鐘之尊也自南呂而應鐘其長四寸六分有奇則其積三百七十八分有奇而忽微生矣或曰此特以五聲之旋宮言之耳若依國語加二變為七則黃鐘之宮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為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曰變宮變徵之目雖見國語而古人旋宮之法未嘗用之故班志言旋宮止五聲禮運孔疏言旋宮亦止五聲是可見古之樂不以二變入旋宮也八十四調之說至杜佑

始詳自佑以前如京房造執始去滅之名公孫崇上役黃鐘之正律其說雖皆未協然其止於六十調則同也以是知旋宮之無二變也西山未審於此故并空積忽微之語而失之

水旱變置社稷論

北夢瑣言載楚王馬希聲嗣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喧噪復入見希聲倒立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帛蒙首翼日發喪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回見江上雲霧中有擁

執希聲而去者祕不敢言是夕有物如黑幕突入室中
卽時而卒子全子曰吾於是而知旱乾水溢變置社稷
之說雖其制爲最古然非聖賢不能行蓋國家之於歲
事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
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有恒雨恒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
之神是求也且亦焉知社稷之神不將有所大懲勑於
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
茫然於其深意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氣責報於天而
文過於已是固事之所必無者乃若聖賢則有之聖賢
之於鬼神其力足以相參其德足以相感而要其自反

者原已極至而無餘故湯之改社易稷其在我者無憾
也夫天人一氣之屬也在我旣非尸位則在神不免失
職雖黜陟之而不爲過矣李陽冰爲縉雲令以不雨告
於城隍之神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合境告足
此必陽冰縉雲之政有不媿於神明者也非果神之可
脅也後之人未能有見於此於是有疑於變置之已甚
而遂以爲取壇壝而更張之夫威靈之漸滅不聞易其
地而能爲良也且古人亦安得有此故事也哉至若漢
人以禹配社宋人以契配稷此則不過一代之興稍更
舊制而非水旱變置之說也蓋先王設爲配食之禮原

非僅主報本之意正以天神地示飛揚飄蕩昭格為難故必籍與吾同類之人鬼素有功於此事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為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皆然是社稷不能為國君護其民人原有可以廢置之道然在人少有不盡而欲為此是猶魯公之欲焚巫尪也奉牲以告奉酒醴以告奉粢盛以告非有明德之馨主乎其先亦豈敢曰神必福乎哉彼後世禍福之說儒者所不道但慢神而蔑禮則天之奪其魄也亦宜因為論以補孟氏之所未盡焉

李陽冰既得雨與耆老吏人自西谷遷城隍之廟於

山巔以荅神庥是更壇壝而新之乃以荅其水旱之効靈也果爾則水旱不効亦何更新之有而陳后山謂實有遷社稷而止盜者恐出附會

宅經葬經先後論

漢魏以來有宅經有葬經皆出於堪輿形法家之言元儒義烏朱氏謂宅經古之所有葬經古之所無長山胡氏最善其說而聞者莫不駭之予告之曰是也宅經之用大之為都邑城郭小之為宮室歷見於經傳所謂立室以宮矩立宮以城矩土圭以求地中土宜以相民宅是故相其流泉觀其夕陽公劉之卜都也揆之以日作

於楚室衛文之卜宮也南望斗北戴樞晏子之論卜都也益屋於東則凶家語之論卜室也而所謂葬經之說無有焉周禮墓大夫之職冢人之職班班具在昭穆葬而已族葬而已不聞其以形法言也葬師之徒求其說之見於古者而不得於是指流泉夕陽揆日測景之說以爲據不知是宅經之祖非葬經之祖也援非祀之鬼而享之其亦惑矣聞者曰君子不言禍福倘其非耶曷不并宅經之說而廢之其是耶則葬經亦曷可非耶予告之曰是必明乎死生之說而後可以定其是否也夫都邑者一國之極也必其風雨和會而陰陽悅豫然後

一國之民命無失所焉是以邾子之遷繹雖不利於已而不恤宮室者一家之聚也亦必其五行順序而後天厲不作蓋皆生氣之所乘是以地理得應之以爲功是在中和位育之功亦其一節特漢魏以後之師或支離其術而不盡命古耳若墟墓則不然人之死也魂升天魄降地其所遺者枯骨耳謂孝子之於枯骨不忍棄而捐之五患之區而必求高敞融和之壤以安之則可謂有吉地焉足以追魂攝魄使之爲利於子孫則惑矣彼葬師謂亦有生氣之可乘真無稽也然而葬經之說謂富貴貧賤繼絕俱操之地其說較宅經爲更侈夫古

者井田之制行民無甚貧亦無甚富而商賈則在所賤宗法立則宗子繼支子否四民之子各襲其業卽有軼羣之才亦偶然耳聖王之所以定民志者秩然後世葬師富貴貧賤繼絕之說俱無所用則夫其說之不見於古固其宜也假使鬼果能陰聖王之制禮其所以慎終追遠者無所不至何獨忍於負其父母護庇之靈而不爲之求吉地以聚之乎然而爲重爲主爲廟爲寢以棲其神其祭也於陰於陽以求之而絕不問之於墓則亦疏矣而漢魏以來之葬師其能事乃突過於古先聖王則亦怪矣闢鬼蔭者莫若涑水橫浦東山黎洲四家至

其不可與宅經同年而語也則四家所未及云

門生論

今世舉主座主之禮尊矣吾不知其所謂師者人師耶經師耶而門生若是其多且以不得爲其門生是懼曰是固然也彼營營之徒使其稱門生於人師經師之手則反非其願故不必問其道德經濟如何文學如何但令其爲舉主爲座主則人固帖然而推之已亦儼然而居之古之事師也如君如親不爲不厚然特左右服勤心喪而已今世之事師主於報恩其子弟至數世猶責望其汲引勒索其財帛苟不稱所求謂之負德嗚呼吾

不解世風之壞至此直謂之喪其心可也夫舉主座主之儼然而居之也謂吾既借汝以富貴利達之資安得不事我以師而人之帖然而推之也謂彼固予我以富貴利達之路安得不以師事之有是哉在三之誼若是其可賤也朋友之交有感其恩者有稱之爲知己者有師事者凡三等自唐以前但有舉主而已座主之名始於唐至明而座主之禮嚴於舉主則以科第重也較其義則舉主似稍優於座主然皆不可謂之師蓋座主之取士不過聽其言而已尚未觀其行也容或卽其言而知其行如王厚齋之於文宋瑞然豈能人人而別之吾

姑不深論其所取之果有當與否而要其所取者不過其人之言則謂之文章之投契感其恩則可矣且不得稱之曰知己也而何有於師舉主之取士不止於聽言矣但其所取者固其人之可取而取之也非我之私之也吾姑不深論其所取之果有當與否而要其所取者原不出於我之所私則謂之知己足矣而何有於師今將謂舉主之道德經濟必過於下僚座主之文學必過於後輩耶是亦未必然也吾故曰門生之在古門牆高弟之謂也門生之在今門戶私人之謂也吾姑不深責其以天子之科名天子之爵位妄市恩於人以爲門戶

計但試問其羞惡之心果有存焉者否彼其清夜自思亦未必無自媿者亦未必無不甘於心者而行之如故蓋又別有循環之說焉舉主座主之儼然而居之也謂吾向者固嘗折節於此中而後得有今日也譬之農夫力穡始遇豐年不可以爲泰也門生之帖然而推之也謂吾折節於一時而異日之設身處地亦猶此也譬之農家望歲敢忘東作不可以爲過也嗚呼安得不相率而爲小人耶唐人以詞賦取士苟得於功名至於投貴主投中官則士氣已盡固無論其餘然如昌黎之座主爲宣公而昌黎不甚推之宣公且然況其下焉者以是

知豪傑之不徇於流俗也宋人講名節故多不肯屈於座主明道伊川橫渠之於歐公或以禮闈或以御試讀卷祇稱永叔象山之於東萊祇稱執事其餘不可枚舉明張文恭公陽和爲羅文懿公同學文懿取文恭於省闈文恭不署門生文懿憾之文恭不顧高文襄公取文懿於廷對文懿亦不署門生也宋南渡後於舉主多稱門生者故舒文靖公行狀以其力持古誼爲難近張清恪公舉於遂寧亦不行此禮要之君子立身行己各有本末不妄求人之附我以自尊亦不肯妄附人以自貶不求人之尊而非失之遜不附人而非失之亢是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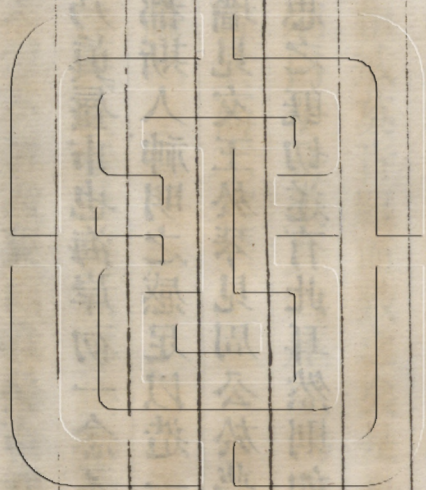
前儒黃黎洲顧亭林嘗及之矣予畧舉其說以告人而羣然駭之未通籍則曰子爲是言將使天下之爲舉主爲座主者相戒莫肯羅而致之矣是自絕其進取之階也旣通籍則曰子將來且爲座主爲舉主其毋爲此言以自困予皆笑而不答

破惑論

吾鄉城東錢氏世有賢者顧多佞佛清谿以宗門講學寧國逃禪更甚忠介雖稍減而未淨蟄菴則渾身陷入矣忠介夫人董氏在太倉日禮法華蠟光成青蓮有如來瓔珞寶相結跏其上見者驚異余曰此癡絕而成此

幻景也夫人當久病心氣所注嘗有鬼神臨之皆此類耳非果有志壹動氣之徵也同時海岸儀部禮洛伽見大士現身天際霓幢露葆訝爲蜃市旣而悟曰此大士也余曰此乃眞蜃市也海岸初一念不錯而轉念附會之妄矣大都斯人神明之感足以造一切光景見堯於羹見舜於墻見文王於琴見周公於夢非果堯舜文周尚有可見思之旣切遂有此耳然則如來大士之見亦猶此矣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八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九

議

亞聖廟配享議上

鄞 全祖望 紹衣

亞聖廟兩廡配享之位乃宋政和五年所定今鄒縣廟中栗主因之但當時太常諸臣未嘗一一攷覈奉行疏忽遂多舛錯亞聖弟子其確然見於正經者甚少如戚邱蒙陳臻之徒正義以為有所問於孟子者即知為弟子也是固已在影響之間若其中有大不可信者按陸德明序錄謂高子受詩於子夏稽之毛傳絲衣小序與

孟子小弁章所述則其人原以詩學有聲者夫子夏爲魏文侯師高子及遊其門是孟子之前輩也所以有高叟之稱邠卿不知何據以爲弟子正義遂謂其嘗學爲詩而不通是塞其心之一端以證邠卿嚮道未堅之語夫山徑茅塞或出於鏃厲之辭未可以定其爲及門而古人稱謂最嚴豈有以長老之名加之弟子者乎邠卿以告子爲弟子愚觀論性諸章岸然獨立門戶必非登堂著錄者至浩生不害則祇曰齊人而已正義因其同名曰不害也始疑浩生卽告子之字然尙未敢堅其說古無以字冠於名之上連舉而稱之者故正義亦自覺

其難通而依違言之乃祀典竟爲合并以成其謬夫卽以浩生之於孟子亦不過偶爾答問乃今直以告子當之而豈知兩人皆不可以言弟子乎又一舛也益成括之見於晏子以爲孔子門人是固郢書之說邠卿則曰嘗欲學於孟子夫欲學則未學也曹交之請假館亦欲學者流也正義遂以爲弟子亦無稽之言耳其爲前儒所已及者如以季孫子叔並預贈祀此出於注疏之謬自朱子改正以來相傳前代曾經罷享特以沿襲未革義烏吳萊更補一人蓋滕更也若以孔廟之例言之則政和封爵在今日已不當用宜改從先賢之稱而去高

子以下五人補入滕更夫嶧山俎豆世載有司其討論亦不容緩者因其書所見以質之當世知禮之君子

亞聖廟配享議中

亞聖廟十八弟子配祀之下附以漢揚雄唐韓愈斯蓋

出於孟氏子孫所私祀其始尙別奉他室後遂列之廡

下明初去揚雄愚謂漢儒少有知孟子者而雄首爲之

注則節取其功而祭之宜亦古禮所有而或其書出於

後世之所因託則又非愚之所能定也

宋史藝文志有
四家孟子注楊

雄韓愈李翱
其一熙時子注疏趙孫兩家皆有表章遺文之功雖其

言未盡醇要其人自卓然不肯於道其當祀於廡下無

可疑者若自東都以來程曾有章句見後漢書儒林傳

高誘有正孟章句見玉海鄭玄有注七卷劉熙有注七

卷綦母邃有注九卷見隋書經籍志陸善經有注七卷

見唐書藝文志李翱有注見崇文總目劉軻有翼孟見

白氏長慶集其作音釋者二家則丁公著張鎰斯皆於

絕學有功卽其書已不傳未知其醇駁如何而要當使

附之廟食者也林慎思知尊孟子其所見固出王充馮

休輩一等況其以殉節著蓋不媿儒林者然其謂公孫

丑萬章之徒不足以傳孟子之言而必自從而續之孟

子之文豈可續哉是又河汾之僭已皮日休強至賈同

皆嘗箋釋孟子而其詳不可得聞種放有表孟子上下
十二篇總之伊洛以前能尊孟子者皆知言仁義而距
異端者也日休死於吳越唐史之誣不足信其從祀可
無嫌況自韓愈而後尊孟子者日休之言最力宋則范
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所謂五臣者也若王
安石許允成蘇轍王令楊時尹焞張九成張栻陳耆卿
之傳注皆合登附於廟而余允文陸筠則尤有功者也
其伊川橫渠晦翁三公不當在廡下宜援孔廟典禮於
樂正子之次附以昌黎而三公次之是亦不易之論也

亞聖廟配享議下

今亞聖廟配享先儒有孔道輔詢之孟氏以爲亦明初
事其後又有錢唐按道輔知兗州始訪亞聖之墓立祠
其旁故祀之以報其功是則非古所有也配享之禮當
取其傳經明道者列之而其他不預焉孔子廟中不聞
其祀梅福也如以道輔之功則所祀者亦未備熙豐間
荆公素愛孟子列於科舉元祐變法將去之范純仁曰
孟子之書如春秋之在六經不可去也遂止是其一言
之力亦大矣晁說之拾疑孟之緒餘請去孟子於講筵
而胡舜陟爭之亦衛經之最著也推崇孟子之議始於
常秩曾孝寬則請加公爵程振則請增廟祀陸長愈則

請正位次席且則請補石經王言恭以鄭厚之詆孟而請毀其書吳萊以亞聖莫盛於孟子斥史遷之妄而別爲之傳并及其弟子倘以道輔準之皆當有列於廟者也然如舜陟則有附秦檜之嫌秩亦清議所不予從祀之其可乎明劉三吾作孟子節文而孫芝上疏力爭詆三吾爲佞臣以視錢唐又前有光而後有輝也然欲登之兩廡究於禮未合無已則自道輔而下至孫芝奉之別室庶於禮爲稍安至粟主書道輔爲司空按本傳則官中丞以爭程琳事出知鄆州道卒仁宗特贈侍郎司空不知誰所加此近日祝史之謬所亟當改正也

前漢經師從祀議

開元二十二賢從祀之舉昔人議之者多矣是後更進迭出愚皆不盡以爲當也夫謂當秦人絕學之後不可無以報諸儒修經之功雖其人生平或無可攷而要當引而進之此其謬良是也然此爲草昧初開言之蓋在高惠之閒皆以故博士授弟子者當斯之時遺經之絕如綫椎輪以爲大輅之始其從祀宜也自是而降經師稍稍接踵以出如宗法所云別子夫有爲之前者詎可無爲之後者特當於其名家之中擇其言行之不詭於道者而從祀焉此爲授受淵源言之文景武之間者

是也以後則經術大昌誠不但以師傳門戶爲足有功於聖門必有躬行經術以承學統而後許之宣元以後是也吾於三輩人物之中合而計之得十有餘人焉易則田何書則伏勝詩則浮邱伯毛亨春秋左氏則張蒼禮則高堂生此六人者爲一輩其時書則古文未出詩則齊韓未名家春秋則公穀未名家禮則周禮禮記未出也田何之大宗爲丁寬其別出爲費直書則孔安國出而補伏勝之闕浮邱伯之大宗爲申培毛亨之大宗爲毛萇而轅固以齊韓嬰以韓張蒼之大宗爲賈誼而胡毋子都董仲舒以公羊江公以穀梁高堂生之大宗

爲后蒼而河閒獻王以周禮蓋經於是乎備矣丁寬以儒生而有將才誠非墨守章句者賈生明禮樂言王道當文帝時以一儒獨起尤爲有功申轅正論不撓毛萇深得聖賢之意河閒獻王言必合道大雅不羣胡毋子都則董子所尊韓嬰雖董子不能難孔安國則克傳其家學惟費直江公后蒼無言行可紀耳此十三人者爲一輩蓋漢二百年經學所以盛者諸公之力也若集諸經之大成而其人精忠有大節爲一代儒林之玉振者則惟劉向斯皆其必當從祀者開元禮臣不知精審而妄以戴聖何休奪席不亦謬乎愚嘗謂西漢儒林盛於

東漢卽其人亦多卓犖可傳東京自賈逵鄭康成盧植而外無足取者夫前茅之功過於後勁而況後之本不如前也世有君子倘以予言爲不謬矣

唐經師從祀議

唐之經學可謂衰矣初年尙有河汾教育之餘風能以經術立言自後詩賦日盛而經學之衰日復一日稍有講明其際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壺挽末俗然使無此數人則經學將遂爲啞鐘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學派也今世從祀孔穎達其實穎達生平大節有玷聖門故愚嘗欲黜之而進陸德明以其大節也其三百一年中有爲兼

通五經之學者陸氏而後曰褚無量曰馬懷素曰王元感曰元行沖專門名家之學三禮則魏文貞公徵其後有成伯璵易則李鼎祚蔡廣成春秋則啖助趙匡詩則施士丐斯數人者猶能守先聖之緒言以傳之後雖其言未必醇而不爲無功於經言乎其人則文貞不可尙矣褚氏馬氏王氏元氏皆名臣而施氏見稱於韓子雖所得或淺要皆賢者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趙氏其書尙存多爲後學所采則亦不可泯其勞矣韓子同時李習之尤當從祀其復性闢佛之言大爲韓子之助宋人深求而詆之未爲平允晦翁同父之爭其抑揚祇在漢唐

之學問功名然漢唐誠不足以望古人而天之未喪斯
文際時之厄亦不得不於駁雜之中求稍可寄者而寄
之故同父之說固過恕晦翁之說亦過苛此愚所以有
唐經師之議也說者謂唐之經師存亡繼絕之功不足
以望漢人其明道又不足以望宋人故從祀不及愚因
記所見以俟論定

尊經閣祀典議

自經師二十二人之從祀進退不一而儒者各持其論
有爲責備之辭者以爲非有得於聖人之道則不得爲
聖人之徒今宮牆數仞之中而僅以章句之流預其閒

非所以尊道統也有爲忠厚之辭者以爲當世衰道微
之日遺經不絕如縷而有能兢兢呵護以待後之學者
雖其人不無可議而祀不容廢也是二說者皆是也而
未盡蓋傳經之功固大而自商瞿子木以來夫豈二十
二人所能盡也今貞觀之所舉則固已偏而不咸若使
盡列之先賢之下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是原不能
不核其人之生平定之矣乃卽以二十二入核之而其
生平已多不能有當於聖人所以有退祀之於其鄉者
有竟黜其祀者雖然彼其抱殘守缺之勞似未合竟屏
之里社之閒況其并或忽然去之也愚嘗折衷於兩家

之平以爲今天下皆有先聖廟廟旁皆有尊經閣登斯閣者以敬學尊師之意修追遠報本之文則諸君子俎豆之地於斯爲合蓋以尊經而遂及傳經之祀則凡當年之得載於箋疏得見於儒林者無不可也不特春秋之鄒夾詩之齊魯韓以暨北宮司馬仲梁諸子固所當預卽以其人或未醇甚至若張禹何晏劉炫邢昺者皆可存也何也節取其功而錄之固不可與坐聖人之廡下者同年而語則稍恕焉而非濫夫如是將經師之允升者無所遺憾而兩家之聚訟可息若其學行粹然如董仲舒鄭玄之徒應從祀者則固兩列之而無嫌也雖

然古之祭祀莫不有配是舉也當各以其鄉先正之有功於經學者配之卽以吾鄉而言唐以前未有師宋宣和以後陳文介公經學始著而於是王茂剛以易曹粹中以詩高抑崇高元之以春秋鄭剛中以周禮迨至慈湖廣平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盛深寧東發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大備其餘專門之學如南塘積齋遺書至今流傳皆吾鄉百世不祧者也彼秦漢以來經師遠矣尋墜緒之茫茫作弟子之矜式取而配之斯先王之禮意而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予持此論已久會吾鄉學宮新落持節觀察西涼孫公今好禮者也因語及之

魚丘正集外編 卷三十一
謂是固天下可通行之禮而不妨竊舉於一方孫公欣然許焉而予爲議以上之

章文懿公從祀議

金華之學昌於呂成公忠公兄弟二呂之躬行角立張朱而又兼以中原文獻之傳則爲史學東萊嘗應詞科則爲文章之學良齋止齋說齋同心切磋又參以經制之學及門弟子固多賢者然漸趨於三者之學而躬行少減四先生起而中振之躬行者醇矣白雲所造稍淺及門之士如潛溪華川仲子又變而爲文章之學而躬行益疏天順成化之間楓山先生出而中振之先生學

以躬行爲主涵養深至居常龐朴和厚不知其胷中之海涵地負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昔儒謂先生之功業雖不如司馬溫公之宏而其人則極似之蓋先生惟其龐朴所以海涵地負臨大節而不可奪而非文章家致飾於外者之所能也先生嘗言斯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謂之人又言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萬理皆晰至哉言乎先生與白沙講學白沙謂今人陷溺於名利汙濁之中先令看浴沂風雩章以洗其心先生曰每日浴沂風雩祇恐流入老莊去也白沙之說未始非救時之教

而先生之箴之者則逆知後來之流弊予謂白沙似康節而先生則涑水橫渠一路人先生之地步較之白沙爲平正而無疵先生致政而歸所入稻田不足供其食之半出入徒步故其及門唐尙書龍潘侍郎希曾姪尙書章拯皆徒步拯傳先生之家學其歸家有羸俸先生卽爲不樂而拯亦自有慙色公子敝衣垢履道爲巡檢所笞先生不以爲忤嗚呼此三代以上人也浙中學統自方文正公後當接以先生而後可及陽明

祀先蠶議

雍正十有三年春河東總督侍郎王公以先蠶之祀上

請事下祠部祠部郎多以其禮質之臨川先生先生曰子盍言之作祀先蠶議

鄭康成謂天駟乃房星而蠶爲龍精每逢大火之月必浴其種故蠶與馬同氣諸家之以天駟爲先蠶者本此愚以爲天駟者列宿也是但可以言上天司蠶之神而不可以言先蠶蓋先蠶當與先農先炊一例皆主始爲其事之人而言今以天駟當之是以天神而充人鬼也古之祭祀必有配社爲五土之神而勾龍配稷爲五穀之神而稷配皆以天神臨之人鬼實陪位焉說見子水旱變置社稷先農先蠶乃中祀則不復溯天神而但於人鬼致其

報本之意是禮之差也漢官儀云漢之先蠶有二一曰苑窳婦人一曰寓氏公主此乃秦漢以來荆越諸巫之說薦紳儒者所不道北齊始祀軒轅蓋出自淮南王蠶經北周別祀軒轅之妃西陵卽帝王世紀所云纍祖者愚以爲三家之中纍祖近之古人祀天駟者多用燔柴之禮攷周禮蠶事必於北郊則必無以陰祀而用燎壇者是可以知古先蠶之非天駟也唐月令用天駟而開元禮復去之宋熙寧中仍用天駟而元豐詳定復去之然其時多以天駟但當爲馬祖而不得爲先蠶是又不然天駟旣主蠶事則威靈之陟降正不必以馬祖限之

也元武司冬而能兼龜蛇之靈則天駟在房而能兼蠶馬之氣不得謂康成之說爲非也特欲以之當先蠶之祀則誤耳今據河東督臣請欲通行之於直省則其在京師者可援唐宋以前所司致祭之禮在直省者令封疆之臣主之其時用季春其日用巳其幣用黑用瘞埋其方則古人或有用東者以桑柘所生之時也或有用西者以與籍田對其方也然宜依周人用北其壇坎廣輪高厚之制一以先農壇爲準載入祀典行之可也蠶事盛於江南渡淮而北山桑始多然愚讀唐史則雖滇南天末當時亦嘗有紡紉之利而後人始盡廢之是休

女紅而習游惰廢天地自然之利而不舉實可惜也斯禮典庶五畝之牆下皆無隙地而農桑之盛於此均矣謹議

請修舉兩制故事議

唐宋兩制之官最備而又設知制誥之任以統之明則兩制之官依舊而知制誥無專官大率以次輔一人董其事有詔勅則次輔擇詞臣撰之典更重矣然詞臣所撰不及責詞則較之前代為率

國朝俱準明例獨次輔於制誥不復預直委之所司凡文武臣僚但視其品不問其官循例填寫而已尤可笑

者前後毋受封贈兩勅而其一詞貽之後世館閣之羞也綸綍之重混淆苟簡若此甚非所以示王言之體其不敬莫大乎此因攷唐吏部給告身必先令其本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後貧者多但受勅牒不取告身明宗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詞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於是始俱賜之五季板蕩尙有然者况承平極盛之世乎況天子用人亦豈能必其盡當故唐宋有封還詞頭去位者有以責詞反用褒語中含皮裏陽秋而去位者此於詞命之中開言路焉或天子是之未嘗不成轉圜之美卽以此去位亦未嘗不

存此清議於後世也明世則未有此矣愚以爲宜亟復唐宋及明之舊或以閣學或以院長司之必攷其家世切其人而予以勸懲之語庶乎王言所降其凜天咫而不貽葫蘆依樣之羞且仍加寬大之風如有不諧衆論許其封還卽降責者如前此果有功可錄許其敘入斯則在天子於省臺之外增益見聞在詞臣真可以文章報國而不徒爲無益之奉行而於史冊復見古人一種代言之文此其不可不亟行者也

右科取士規制議

右科之制始於唐其制科中則有所謂軍謀深遠武藝

絕倫者而又別有貢舉一科宋之制科則武事且居其三而天聖中亦仍添設貢舉按宋會要凡應是科者實有軍謀武藝許詣兵部投牒先投策論三卷每卷三道召人保委主判官先詳其所業視人材驗行止先試步射一石弓力馬射七斗弓力再問策一道合格卽引見召試聖政記口以策論定去甞以弓馬定高下會要皇祐中又分其等爲三學識深遠對策優絕上也策對優長騎射兼有次也擊刺拋射翹傑魁俊次也然予攷司馬溫公熙寧三年知舉謂奉勅攷試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始試策略夫弓馬所以選士卒之法非以求將

帥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略將帥之才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學之意乞如舊制而上卒如中書所請則熙寧之變法殆出於荆公耶其時許不能答策者以兵書墨義荆公以爲不可而罷夫墨義之罷是也其先弓馬而後策論則非也再攷長編則熙寧八年終從溫公之說夫以策論定去留而以弓馬定上下則其上者必策論與弓馬兼此其中可以得有有用之才然且富文忠公憂豪傑之不屑蓋以重文輕武之弊久而難返也況重弓馬於策論也則卽材官健步取之有餘而謂志士肯就乎且卽合策論弓馬以取士猶慮其詐蘇文

公謂以弓馬得者固不過市井挽強引重之麤材而以策論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故士有所不屑而欲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天子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其說亦極求材之苦心而欲爲國家得實效者矣然愚謂策論之制原不應以故事命題今誠使試士者矜慎於發策其所問則綜羅經史自周禮之軍政春秋左傳列國用兵之事司馬法內政之遺文以及漢唐以後之軍制軍官軍器一切邊防海防屯田衛卒樓船將士京師禁兵藩國武備再則雜舉歷代

兵謀兵機不拘忌諱率以一策中雜舉數十條而詳問之務期以穿穴其異同得失之故而不許以敷陳之語應故事則恐非近日右科之士所能應矣弓馬固期於強力而亦立爲規則略有取於古人志正體直之遺意使知夫強力固在所重而士人之強力不同於卒伍之麤厲則恐亦非近日右科之士所能應矣如此而不得人者未之聞也唐郭忠武王出右科宋馬擴亦出右科皆爲千古名臣而明之萬表戚繼光俞大猷陳第則且以右科而講學而窮經而卒之諸人皆爲名將其所著書足以爲有明兵家之著蔡則今之重弓馬而輕策論

不亦失歟

請復服內生子律議

唐宋以來俱嚴服內生子之禁明太祖著孝慈錄詆爲不近人情遂削其律太祖因寵一妃令其子爲三年喪竟舉古禮牽連廢棄可謂陷人不孝者矣人子居喪之制所謂衰麻者特其文耳惟有實以維之而後文有所寄後世天性澆薄諒闇之禮如飲酒食肉皆形迹所易掩卽不可問至於舉子一事則以令甲之威爲之防範蓋禮之所窮刑以輔之此正一綫之遺人道所以不絕今并去之則其離禽獸者幾希且以禮而言則一切飲

酒食肉猶或可以少寬而獨嚴於御內者桐城方閣學嘗謂家庭杯著之閒對梁肉而淒然念其所生斯在常人亦或有之若御內而不忘哀未之有也是以雜記聖室之內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然則三年之中苟非有哭奠之事不得與婦相見明矣其但言聖室者蓋舉遠以概近而閣學以聖人不忍以不肖待人當夫枕塊寢苦豈有漫無人心一至此者迨至小祥之後日月漸邁而不得不皇皇然慮之矣斯其言尤足以警當世而使之泣下者也當時左右重臣如劉文成公宋文憲公俱一代碩儒乃不能引古諒以力爭反爲之依阿排纂用

相傳會故吾鄉萬處士斯同以爲長君之惡夜氣俱亡蓋亦有激而言非過論矣在昔宋文帝以居廬中生逆劭諱而不宣卽位三年而後舉之說者以爲異日商臣之酷本於沴氣所鍾雖其言未必果然然孝子之後必有孝子則反是以思固無足怪愚又讀明晉江黃相國國史唯疑言明世廟時太子於康妃服中生子世廟問諸輔曰禮臣得無有言或據孝慈錄言其無害則是以天子之尊猶知其不可而嫌之豈若今世以爲習有之事恬然無忌是直去律之害中於人者深也近見邸鈔載晉撫石公糾屬將縱欲忘親一案已奉

嚴旨訊治夫以四百年來內外彈事之所未見而一旦
舉而行之是可以見

天子孝治之隆能出天下於耳聾目瞶之餘而封疆大
吏之所以範其下者不可謂非朝陽之鳳也然愚尙恐
窮鄉僻社之民未能周知不若復取舊律詔之天下按
舊律在服內生子者並合免所居之一官其無官者徒
一年若未發自首亦原夫必自首而後原之則稍知自
好者將有所恥而不敢犯是真厚風俗之先務也明太
祖以爲如舊律恐人民生理之罷是殆與喪亂之世禁
寡婦之不嫁者同曾謂開國之君竟出此哉

請攷正承重服制議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鄭康成曰祖
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古人於父母之服概稱三
年之喪而父在祇爲母杖期非敢獨薄於母蓋以吾父
之所以喪吾母者不過於期使子之服不除恐傷厥考
之心故服從父而心喪仍以三年惟父亦達子之志必
三年而後娶然則子之不敢申其喪者卽父之不忍遂
其娶周公禮意之精原可垂之百世而不惑也歷朝改
制以來禮從其厚已成不易之條而適孫承重猶然喪
服小記所云其於畫一之旨未合說者以爲孝慈錄之

作原別有為非真有見於禮之當然故當時議禮諸臣亦不復推廣而講明之其信然歟則是後人之所當釐定也至若康熙二十七年吏部議得陝西藍田縣知縣鄧士英祖母馬氏病故以其祖父在不許丁艱則竊更有疑者夫居三年之喪之與去官是兩事也既為父之嫡則即令厭於祖在不為三年之喪而不可以不去官彼思為後者祖父在而為祖母其與父在而為母同也古人父在為母亦期年其亦可以不去官乎彼漢晉人於旁親期功之赴猶然駿奔甚至友生且行其禮而本朝亦許臣下於本生父母繼母隨嫁母俱得給假治

喪奈何以所後之祖母而反不然哉然愚嘗攷朱子有曰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詳玩朱子之言則似亦因當日之不承重而特舉而言之也然則因不為三年之喪而遂誤認以為不承重而廢去官之禮者其失蓋自宋已然不始於近世也楊次公誌評事劉暉墓稱其喪祖母時雖有諸叔援古說以嫡孫解官承重以為篤厚而李敬子以祖母之喪援劉暉事為請許之范蜀公以為賢然當時反有咎之者以為祇當從眾則朱子之前雖祖父亡而為祖母持服者蓋亦寡矣臣子奪情不得持服是必有不得已之故今假口於祖在不為三年之

喪而竟晏然居官是自奪其情也夫以古人著禮之意而言不惟其文惟其實卽令爲三年之喪而實不至亦何當於禮然以國家一定之制而言則似不容有參錯者愚故以爲直當改定舊禮不問祖父在否皆行三年之喪是在前儒俞汝言已嘗論之非愚一人之私言也

重修蛟蜃二池議

蛟池與蜃池本二或以蛟池卽蜃池其說見至正志子攷蛟池址在伏飛祠中蜃池址在報德觀中則合之者其說無稽寶慶志云城中既有雙湖又鑿此池潴水備旱而自元時已爲民居所湮迄今未有問之者嗚呼古

人建置之精參乎造化蓋鄞惟西南之長春望京二門受它山大雷山之水而已而江流不與河通故其東面之阻江者鄞江門有氣喉焉靈橋門有食喉焉東渡門有水喉焉水喉氣喉皆外通江潮內洩湖水食喉不納潮而專放水則江河之一茹一吐其脈不隔而城中之流泉宣導和暢然而獨遺於北以其方位之爲窮陰也故江潮既不引之入城卽湖水之至此者亦甚微乃又不能不資於水利於是爲此二池以潴之是古人之深心也說者不知妄謂昔有蛟蜃來此爲患因以池鎮之則妄矣二池之址本甚巨今并祠觀亦湫隘而池無論

魚塘集外編 卷三十一
矣苟必實心以謀鄞城之水利則東渡三喉誠爲要務
而二池又豈可緩哉

重浚鄞三喉水道議

四明洞天東七十峰之水趨於它山其支流會於桃源
引流入城瀦爲西南雙湖雙湖之外支流甚多皆湖之
所釀也防旱洩潦旁通市河內有水喉食喉氣喉三閘
以洩於江禁民居屋以塞王元恭修至正志力戒後人
浚導必時隄防必謹啓閉必如式一邦之大利也予攷
水喉閘在東渡門牆下宋之都稅務前也以板爲閘潮
長則與板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啓閘以洩之江食喉閘

在靈橋門牆下宋之市舶務前也止用洩水卻不通潮
氣喉閘在獅子橋東古鄞江門牆下吾鄉城中之水皆
自山溪而其洩則並入於江蓋當王長官未作堰以前
江流本直抵湖上既有堰則旱必蓄澇必洩必使仍與
江通而後節宣得其宜故城南之水有行春積瀆烏金
三碶以通江而宋人又增風柵一碶城西之水則有保
豐石塘二碶以通江城中不能容碶而爲喉以達之其
所關係誠不淺也況雙湖之深無底其水旣從西南二
門而入不能更從西南二門而出久在湖中則水性佛
而不暢故出滯宣幽皆於喉是賴然三喉特穴城爲道

積久易淤而居人見湖流甚深以爲雖無是喉湖水亦自不竭無所事於江流之吐納故自宋時已累廢賴賢有司以修治之四百年以來鄞之河渠概草率不講而三喉竟泯焉僅存水喉尙有遺跡薦紳學士亦不知其爲水利之舊也悲夫蛟門李君陟茲熟於形法家言嘗與予遊城中曰是城之水何不馴其性之甚也予叩之則曰五臺寺東宜有水道入江而竟無之平橋之下宜有水道入江而亦無之予嘆曰平橋者食喉也五臺寺東者氣喉也舊有之而今廢耳陟茲乃曉然嗟乎西湖之水本碧南湖之水本赤今以三喉不通碧者爲積苔所穢赤者遂爲黃流則夫居民之壅闕而不遂其生也宜矣然其址雖廢而城下故道尙存可一舉而復也爰爲議以待之

重浚古小溪港議

魏吉州曰許家橋東其地名童家港其北有古溝勢與港接今爲沙塞而汗瀝尙在耆老以爲古之小溪是也直逼建畧舊嘗開浚以引它山之水或謂可以再浚

名峴由廬陵來僑居著宅山水利備覽最爲詳善

吾由吉州之言推之乃知周

大悲磬之置蓋爲它山之水故也吾鄉之田城南資它山之水城西資大雷之水故它山之水南下者多西下

者少其上流惟小溪由錫山下西行與大雷之水會當廣德湖之存也大雷山之水有所蓄建畧之接溪流與否不甚足輕重然猶且爲周大悲碶以引之以防湖後之水之不給今湖旣廢爲田大雷山之水橫穿四出或由仲夏或由戚浦或由鏡川或由櫟社南向而會宅山之水以入江而廢湖之徒乃謂宅山之水足救湖田之旱固屬謬說然使建畧不與小溪絕則宅山之水尙有十一之西下者而盛修周大悲碶以瀦之雖未必徧及城西諸鄉要不爲無補也乃湖固塞而溪亦淤則絕望矣吾因是嘆古人之於水利有備無患而後世之人之

憤憤也大雷山之水本不敵宅山之水之盛而又爲四道所洩則是溪之西行所關非淺吾嘗謂欲蓄大雷山之水必於仲夏戚浦鏡川櫟社爲四堰以阻其南而欲引宅山之水必復古小溪使通建畧以導其西則庶乎補救之良策也

改高橋張俊廟議

高橋之捷爲南渡十三戰功之首又爲四大捷之首而飽掠遽去使其君有館頭之行其民被屠尙可言功乎故自明以來皆言張俊之廟當毀固也但其時之有功吾鄉而應祀者則正不少予謂當改張俊之廟以祀之

謹議如左

張俊之自越州至也宿衛盡登舟俊欲扈行就上乞舟
上賜手書勉以捍寇成功當予王爵蓋俊之意本在走
而上欲其畱俊猶狐疑有隱士劉相如不知何所人也
故大俠以忠義力勸之且爲畫策俊始揭榜通衢下令
迎敵於是有高橋之捷深寧先生以爲相如之功不在
三老董公之下其後俊之不終而去夫豈相如之意殆
必力爭之而不能得故遂匿影不復見當祀劉隱君第
一
初衛士畏航海欲作亂宰相呂頤浩幾爲所害使其事

裂則吾鄉先受其禍其扈從定亂者皆辛統制兄弟也
當祀辛統制企宗永宗第二

金人分軍犯奉化李侂董之邵任戢皆奉化之義俠也
集鄉兵一千餘人於泉口三戰金人不能入而退於是
奉化獨完軍費萬餘緡皆侂任之事定口不言功至蔡
文懿公幼學始得其事於侂孫元白土言於朝贈三人
官並修武郎宜祀李董任三公第三

癸卯之戰楊沂中趙密田師中李質皆有功已而皆隨
俊走是日力鬪而死者裨將黨用邱橫也當祀黨邱二
將軍第四

張俊既走金人直下定海將犯昌國御舟相隔僅一宿耳提領海舶張公裕擊破之於碇頭金人始返使無公裕當其鋒益重國恥而事且有不可知是尤功之大者當祀張提領第五

時慈溪令林叔豹不受命方集鄉兵擊賊金人懼以降人蔣安義為知州而去叔豹引軍入州杖殺安義盡戮金人之居開元寺者安義本剡人羈貫明州成進士降金盡籍明之大戶以獻遂致屠城叔豹之殺之最為吐氣當祀林令君第六

車駕還明張刺史汝舟應奉簡儉粗完而已及行以汝

舟為中書門下省檢發公事官先是台守晁汝為儲特豐備大擾民上特遷汝舟一官褒其簡儉以媿汝為嗚呼劉洪道更何如哉當祀張刺史第七

右數公者其可謂有功矣而不祀乃祀張俊非所謂蒼黃舛繆者歟他如李顯忠鄭世忠潘迪杜愷張鱗相傳皆以扈從死者其有廟也雖非張俊比然數公反不得祀非吾鄉之闕歟請質之鄉論以為何如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九終

魚尾子集外編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魚尾子集外編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攷

毛詩初列學官攷

予友仁和杭君堇浦嘗問予曰毛詩據前漢儒林傳則平帝時嘗置博士而後漢無有其後究以何年定列學官予未有以對也歲在丙辰堇浦以所著石經攷異示予且索予向來文字嘗語及諸經刊石本末者以助疏證予以十餘科答之其中辨七經六經五經之目謂中郎寫經未及詩而止而隋書五代史志有一字石經魯

詩毛詩二種當係黃初時邯鄲淳所補董浦深以爲然予因謂曰是卽毛詩列學官之年也何以知之漢肅宗於十四博士之外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傳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罔羅遺佚博存衆家則是時習毛詩者尚少也其後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馬融相繼而出康成箋之而毛學盛行矣毛詩雖盛而終漢之世未列於學則固不得預於刊石之列也今邯鄲所補石經之目有毛詩則是時已列於學矣卽如中郎所寫春秋祇公羊以左穀二家未立也公羊無正經故邯鄲又取左傳中經文寫以補

之唐志所稱左傳經者也然專取經而不及傳則以是時左氏尚未立也觀於左傳則毛詩之立又無疑矣且漢時雖齊魯韓三詩並行史稱惟魯最爲近之故邯鄲詩石一爲魯詩一爲毛詩而附齊韓之說於魯詩下則正以毛詩之新立也董浦曰是則然已然陳壽魏紀黃初五年穀梁置博士大書之豈有毛詩列於學官而不書者隋志所書焉知非裴頠所立曰陳壽之書甚簡固不能保無脫落若裴頠所書亭林以爲雖有是舉而實則未就且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則裴頠所立必無二家今魯毛二碑並立魯詩之下又附齊說不謂之

魏立不可也石碑立於魏則其列學官亦在魏矣況裴
頴石經並無傳則亦莫知其爲何體也堇浦曰然則曷
書之作毛詩初列學官攷

周禮正歲正月攷

周官有正月有正歲鄭康成以正月爲周之子月正歲
爲夏之寅月諸儒多宗其說然周官六篇如冬至夏
日至之類無一非夏正而獨履端一月忽用天統恐不
至如是之參錯若旣以子爲正月勢必以午爲七月而
曰冬至至夏日至天下有冬正月夏七月者乎致使魏
鶴山程叔時輩引以證其改歲不改月之說而新安汪

氏輩雖力爲鄭氏功臣卒不可得而申以某觀之周禮
正月斷指夏正而言然正不足以爲三代改歲不改月
之據也周禮雖或係周公草創之書然其存於今者不
能無後人所凌雜故其說容有相乖者試觀凌人正歲
十有二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寅月則天下無波寅月於
丑月之上者是以葉培恕王平仲不得已而曰正歲十
有二月者猶云夏正之十有二月是總曲和鄭氏正月
爲周正之說也然則漢儒因改歲改月之說而堅指周
禮爲周正者不知周禮之用夏正與改歲改月之制可
並存而不相妨也宋儒因周禮之用夏正而遂附會爲

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之說者不知周禮之書不足與吾
 夫子之書爭是非也且諸經之雜言三正者何止周禮
 豳風七月之詩專言夏正者也然而第五章之十月改
 歲忽與首章以二之日為卒歲者雜出而不自知此不
 得謂周以子寅兩正並行也月令十二篇專言夏正者
 然而孟冬之祈來年於天宗非周正乎季秋之頒來歲
 朔日則又秦建亥之權輿也此注說近人或疑是時
 亥正故有先期預
 頒之說然亦不確此不得謂秦以亥子寅三正並行也
 蓋一出於風詩謠誦之文一出於諸儒雜成之手故有
 不得與時王之制盡合如此者又何煩後世陋儒之周

章聚訟為也

古車乘攷

古者兵車之制於經無攷其見司馬法者有云井十為
 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
 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
 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萬井
 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率十家出一人之
 役百家出十人之役是以馬季長曰千乘之國其地千
 成因引司馬法公侯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為證鄭
 康成則引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為證然當時又別

有一司馬法有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甸凡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杜元凱引以注左傳解之者曰成之十里卽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軍賦仍是十里更有謂成出一乘是畿內法甸出一乘是邦國法總之依違遷就思作兩家調人但皆大不合大抵封建之制總當以孟子爲定卽周禮亦不足信況司馬法以開方之法計之百里者萬井也成出一乘則百乘耳甸出一乘則一百五十六乘是不得不於百里外加湊補也況夫一井八

家則一通八十家一成八百家一終八千家一同八萬家此易曉耳何以減爲三十三百二千三萬乎論語包氏作十井一乘何邵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公侯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方性夫鄭漁仲並宗之卽朱子亦以其說爲較勝然邦畿千里開方百萬井十井而得一乘當盈十萬何以祇萬乘也況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宮室城郭山林陂澤園囿溝涂三分去一其祇任役不征稅者三分又一安所得盈算也唐仲友乃爲別解公地四同有半爲方二百一十一里一同爲三郊一同爲三遂可通得兵車七百五十乘餘二

同半出二百五十乘合為千乘而侯上同之伯地二同
 為方百四十一里其一同為方七十里者二一為二郊
 一為二遂可通得兵車五百乘餘一同出百乘合六百
 乘男地一同為方五十里者四一為一郊一為一遂可
 通得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出百乘合三
 百乘而子下同之仲友精於三禮之學當時與陳君舉
 齊名獨於此條不特支離謬戾無所根據抑且期期格
 格合人不可解釋据其所謂七百五十乘者推之似一
 郊出一百二十五乘郊凡一萬二千五百家則百家一
 乘但何以餘二同半又不爾也以愚攷之古者寓兵於

農一農即一兵也故其調役之常例必家起一人以為
 兵非如後世團練鄉兵之例數家中抽一人也若其出
 軍之法居鄉者先出不足則遂繼之又不足則公邑都
 鄙繼之見周禮疏而餘子之出雖有其令實無其事故其車
 徒大國不過千乘而猶僅用其半以成三軍此以一乘七十五人
 為說其三軍者三鄉之所出也司徒之比閭族黨即司馬
 之伍兩卒旅合比閭族黨而成一鄉鄉萬二千五百家
 即成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一軍蓋一百六十六乘有
 奇則三軍者乃千乘之半耳由三鄉而三遂其戶口猶
 鄉也則又五百乘也所謂千乘者也其公邑都鄙不在

千乘中者蓋畱之以居守焉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非勞鄉遂佚都鄙也卽千乘中亦祇以
 三鄉所出爲正軍必萬一不足則掃遂之兵以出不讀
 書費誓乎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峙乃芻藜夫魯人
 何以專舉郊遂也則千乘之賦也然則千乘者乃大國
 車徒之制耳若其國之所出則固不僅是也以七十五
 家具一乘其說本漢書而宋儒陳用之詳焉但陳氏禮
 書所言尚有多未盡者故參用鄙見爲之增之近世毛
 西河據左傳昭五年論晉車賦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又
 曰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因謂每一縣得百乘是十縣卽

千乘也一縣方十六里中祇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
 卽出一乘百里之國不過十之三已足盡之夫二井半
 僅二十家以二十家而責之七十五人之征則大桀小

桀也

予友李暉陽謂一車三十人千乘用人三萬故
 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說亦有據俟再訂

歷代封爵攷

兩漢而後封爵名目多濳草無義理其志傳又不詳故
 通典通志通攷亦以其簡略而忽之偶與同學說史及
 此因有問難略爲攷證作歷代封爵攷

關內侯之爵始於秦荀綽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
 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號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

國邑也乃王沈魏書曰關內侯爵十九級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關外侯爵十六級據通典乃東漢建安二十年魏武所制三國魏志孫資封關中侯通鑑晉楊駿封二千石以上皆關中侯十六國春秋趙冉閔封其將士關外侯晉令亦有關內關中關外三等是直與關內命名始意略無關會所謂積久而忘其所自來者也關內侯雖無國然自有邑攷之漢書可見師古之說亦未盡符

名號侯者但取其所賜爵之名爲主如以鑄羌侯賜邊將不義侯賜降奴是在建安之前原有之

東漢鄉亭之封專爲侯爵乃魏志黃初三年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庶子爲鄉侯公之庶子爲亭伯故當時高貴常道二君皆以鄉公入正大統陳思王有謝封二子鄉公表於是五等皆有鄉亭之封隋志有開國鄉男北魏之賀拔岳元孚可朱渾天和北周赫連達梁臺皆封鄉男

鄉亭之以都名者胡三省曰凡郡縣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有都亭是卽章懷所云都亭者城內亭也然則以十亭一鄉推之亦當仿此顧亭林曰都鄉近今之坊箱都亭近今之關箱是已後漢書梁冀徙

封比景都鄉侯章懷注尹勳封宜陽都鄉侯虞放封宛
句呂都亭侯十六國春秋魏賈敷封廣川都亭侯皆以
地著而其餘或不書者亭林所謂史家之失載也統而
言之則總以鄉亭侯稱漢趙忠傳封都鄉侯而單超傳
止作鄉侯吳志是儀傳封都亭侯而胡綜傳止作亭侯
華陽國志王連封都亭侯而蜀志作平陽亭侯魏志田
疇傳封亭侯而裴松之作都亭侯是也

列侯之有鄉亭亦不始於東漢司馬彪續漢書西漢列
侯封邑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蓋是時已有三等之差
特未以之爲號耳今攷漢書公孫弘封高成之平津鄉

匡衡封徐僮之樂安鄉張次公封皮氏之岸頭亭李壽
封河南之邗亭光武祖春陵節侯封冷道縣之春陵鄉
中山靖王子封涿縣之陸城亭而王莽封南陽新野之
都鄉地里志常山有都鄉侯國皆其明證然則楚漢春
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裴松之謂是時未有鄉亭
之封亭字疑是衍文者似亦未盡然也

彭城五諸侯攷

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河南魏殷也韋昭
曰塞翟韓殷魏也師古曰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四說者
皆未合師古但知漢是時已并關中不得以邯欣翳列

諸侯之目而不知是年河南河內亦皆置郡陽邛均不得列諸侯之目也若張耳脫身歸漢而謂亦有兵則更強爲之辭矣然則五諸侯者誰也曰攷之馬班二史前此十九諸侯是時已去其半漢并雍塞翟河南殷而爲一齊并膠東濟北而爲一趙亦并常山而爲一燕亦并遼東而爲一漢又降韓降魏而以爲屬國楚僅有九江臨江從之耳衡山則楚之所貶矣漢楚齊方交兵則是五諸侯者當屬燕趙韓魏衡山蓋燕趙不奉楚令而兼懼楚既平齊而討之也故助漢衡山以被貶怨楚故助漢而韓魏則本爲漢之屬國矣吳芮以忠著則必重修

梅銷從軍之好其當在彭城之役無可疑者卽陳餘之助漢固明見於本傳獨臧荼事無可攷耳

案此說與經史問答不合

祁連山攷

亡友宜興葉徵士桐君熟於史獨其辨祁連山非天山則予以爲尚有未盡者嘗欲與之暢其說未及而桐君已卒檢其遺文不禁泣然因別撰一通以資疏證桐君曰顏師古謂祁連山卽天山攷新唐志伊州北二十里有天山一名白山戎人呼祁羅漫山自伊州納職縣行十餘日至西州又西南行百二十里至所屬天山縣其祁連山別在甘州北百九十里夫祁羅漫山自伊州北

境迤邐至西州綿亘千里而甘州北之祁連山今在肅州高臺之南兩山相距蓋千五百里則指祁連山卽天山者誤矣舊唐志以祁羅漫山卽祁連山亦浴師古之誤也予攷唐魏王泰括地志曰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祁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是原截然爲二山應劭曰祁連山匈奴中山名晉灼曰天山在西域此其爲二山固無可疑但祁連之爲天猶不律之謂筆師古之言亦未可非及詳攷之則伊甘二州果並有祁連山其別名並曰天山特伊之山又名祁羅漫山又名白山而甘州則無之其名旣

混故後人易誤而誤之甚者莫如西河舊事

史記索隱正義皆引

此書舊事有曰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

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牧養一名

天山一名白山而又曰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

夫其所謂冬溫夏涼者甘之祁連也其所云冬夏有雪

者伊之祁連也甘之祁連並不名白山而舊事亦以白

山加之則混矣故索隱已疑祁連天山非白山然不知

伊之祁連則固白山也按漢有事於甘之祁連山自霍

去病始漢書元朔六年去病以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

千餘里過居延攻祁連山

史記年表作元狩二年

韋昭曰居延卽

張掖而漢張掖郡有饒得渠先是匈奴有饒得單于去
病平之故武帝曰驃騎將軍攻祁連山揚威乎饒得而
匈奴自喪祁連焉支二山嘗有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
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士女無顏色之謠亦見西斯
河舊事
正甘州之祁連山西河舊事所謂美水草宜畜牧者也
焉支亦在甘境自去病奪二山而混邪以降河西四郡
以開故去病卒而以祁連山肖其冢者象其功也晉書
地理志張玄靚嘗置祁連郡符秦有祁連都尉是也其
有事於伊之祁連山自李廣利始史記李將軍列傳天
漢二年貳師擊右賢王於祁連山匈奴列傳作
太初五年正義以

伊州之天山當之蓋是時漢已得張掖則河西固為內
地而李陵以支軍出居延北千餘里分匈奴兵正宐在
伊吾之境故漢書云天山之西疏榆谷為蒲類國山之
東乾當谷為卑陸國於太谷為西且彌國究虛谷為東
且彌國丹渠谷為劫國此五國並處匈奴北境南接車
師斯正伊州之祁連山西河舊事所謂白山冬夏多雪
者也漢宣帝時五道北伐有祁連蒲類兩將軍正指此
地明帝遣竇固至天山取伊吾章懷注曰天山即祁連
山一名雪山則不獨師古以為祁連矣唐之呼祁羅漫
山蓋即祁連山之轉而天山之名不易也然則祁連山

天山之名甘州伊州二山所同但當以白山別之桐君欲截然以甘州北者爲祁連山而在伊州北者爲天山其說似未盡也甘州之祁連今爲內地伊州之祁連今爲哈密嗚呼桐君逝矣安得起之地下而質之

燕雲失地攷

宋宣和時與女真夾攻遼因求晉賂契丹故土初謂可盡山前後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旣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遣趙良嗣往請再三女真終以非晉賂不與是宋史所紀也攷劉仁恭帥盧龍未嘗與契丹通惟資治通鑑載守光末年襄困

會遣韓延徽乞師然亦無割地事梁乾化三年四月晉

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攻營州刺史楊

靖降則平營未割之明證也其失平營肇於周德威作

帥時通鑑謂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舊置八防禦軍募

土人守之以禦契丹德威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

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而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

正月丙申大元帥克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

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則平

營遂入契丹矣至灤州則古無之劉守光據燕暴虐民

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乃築此城

本全國行程

旣陷平營遂改

平州爲遼興府而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初德光又得十六州地乃建燕山爲燕京轄山前六郡地號燕京路乃海上議割地時意以燕山路盡統關內之地實不知燕山平州之同在關內而異路也故馴致有張愨之事而幹離不卒由平州入寇本全國節要然平營在天贊後又嘗入唐則諸家皆失攷攷歐史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卽位遣閒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守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迨三年正月契丹

復陷平州始不復歸中國耳但當時石晉所賂地實不止十六州通鑑齊王開運元年三月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以五代會要攷之泰州後唐之奉化軍今清苑縣則泰州亦所賂地也是年六月以府州刺史折從遠爲府州防禦使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亦北屬從遠拒之故有是命則府州亦所賂地也二年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胡三省注勝州不係天福初所割數內蓋契丹乘勝并取之是勝州亦所賂內也載攷金國節要則易州景州亦在賂內是史所云十六州者亦或未盡至史所載十

六州中則蔚州舊為契丹有明宗長興三年十一月蔚
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嘗為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
聞敬瑭為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為大同節度使
當時不過統舉言之不則吏誤書也若周世宗克復關
南則瀛莫易景已內附又奪瓦橋關為雄州割容城歸
義二縣隸之胡三省注在涿州奪孟津關為霸州割文安大城
二縣隸之孟津關宋以為幽州之會昌縣胡三省以為
莫州之文安縣然觀下文割文安大城隸之
則宋而乾寧軍之寧州契丹所自置者亦已內附是山
前之地多所收復乃宣和時尚云山前山後一十七州
則以幽即燕薊景檀順涿易為山前地以新媯儒武雲

應寰朔蔚為山後地也尚少一州當攷

揚子雲生卒攷

文選李善注於甘泉賦引桓氏山君新論謂揚子雲以成
帝永始時待詔賦甘泉始就夢賜出收而納之次日卒
近日蜀儒者據此以為子雲未嘗歷事諸朝美新投閣
乃出自謗傷之日相傳子雲甫歿即有讐人私改其法
言者以此合之足以滿雪千載沈屈使其果核亦正舊
史之一大案矣予謂漢書紀載誠不能無誤若以子雲
本集攷之有可疑者子雲解嘲之作其自序言當丁明
傳晏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而已方

草勅太玄有以自守客有嘲其玄之尚白者故爲文解之夫太玄爲子雲擬經之書實與法言並稱眉目倘如新論所云則早死於十年之前哀平消長何由得見況甘泉待詔以還朝廷有事子雲輒預扈從諸如羽獵長楊河東諸作皇皇大文皆有歲月可稽且子雲雖滯下僚然於國事頗得與聞累朝奏對歷歷具在若欲定子雲之死於永始則著述亦寥寥矣或曰是則然已前輩汪堯峰固嘗辨之矣但由成帝建始元年至王莽天鳳五年春秋五十有餘而其得見成帝已踰四十則與本傳所謂七十一者顯然不符不知子雲未嘗以建始至

京也其客大司馬王音門下乃在永始元二之間故不久卽有承明之召不然安有二十載京華姓氏通於天子直至汾陰肆祀方得一薦之理是所謂四十者蓋從永始言之其去天鳳正與漢書年數大略相合堯峰旣知甘泉妖夢之誣而欲移子雲之死於平帝末是強爲之辭者也或又以谷永亦字子雲欲以美新之文嫁之不知谷死於王根之世不及見禪代或又以劉棻當之然總莫之徵也且李善所引新論實前後不相應其於文賦注中亦引此條則但曰病而不曰卒蓋一書之中業已矛盾原未必新論之本文也常熟錢尚書謂新論

在明季尚有完書惜無從得一見之

陶淵明世系攷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及晉宋二書皆以淵明爲桓公會孫其實不然淵明集有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旣遠已爲路人攷晉書桓公薨以第三子瞻之子宏嗣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封吳昌縣侯禮云五世親盡則爲途人淵明爲桓公會孫則於綽之爲再從昆弟於延壽爲族叔固不當有族祖之稱亦不當云昭穆旣盡爲路人也然則據諸家謂是詩爲延壽作則淵明當爲

桓公七世孫故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蓋祖免殺姓則親屬亦竭六朝近古猶有宗法之遺於此見之且桓公十七子九人皆見舊史得列附傳而謂其餘不顯淵明之祖則武昌太守茂也淵明之詩稱之曰直方二臺惠和千里使茂亦在十七人之內則不得曰九人而外不顯也陶氏家譜亦自知其不合遂改以岱爲祖求當於曾孫之數則岱官至散騎侍郎又與淵明詩戾後世譜系之誣其無稽皆若此吳斗南作陶詩年譜欲求合於諸史謂別本作予於長沙公爲族祖果爾則淵明所贈當屬延壽之子其時長沙之爵已降似不當復稱長

沙公而詩題族祖二字將又何以言之蜀人張纘作陶詩辨證又謂詩序當以長沙公於予為族斷句而以祖字連下讀之則不特不能成語而亦忘詩題有族祖之稱尤為鹵莽之甚者世多疑桓公孫淡清風高節絕世離羣淵明乃其親屬何以命子詩中不一及之不知淵明述祖祇敘一本之親故詩中但敘桓公而死事如瞻立功如輿槩不旁及乃立言之例也或曰孟嘉之妻為桓公女其女則淵明母以親表輩行言之淵明似當為桓公會孫子曰屬盡則同姓亦疏於親表乎何有或曰古人自曾祖而上皆得稱曾祖自曾孫而下皆得稱曾孫曾者重也雖不拘四世言之亦可予曰是在春秋以前固有之然晉宋以來恐不然也

河東柳氏遷吳攷

柳柳州為吳人見於本集與本傳而蘇之志人物者鮮及焉按本傳云柳宗元其先蓋河東人後徙於吳此明文也柳州作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天寶末遇亂奉德清君夫人德清君侍御父察躬也夫人侍御母也舊人皆誤連讀之故本傳亦止云奉母避亂攷柳州述事王父是時豈得奉母遺父載家書隱王屋山閒閒行求食亂有

閒舉族如吳居德清君之喪服除常吏部命為太博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三辭而後獲是

侍御已定居於吳柳州生於大歷九年當在侍御爲朔方推官晉州參軍之時其家於吳久矣且不特家於吳并婚於吳柳州爲楊詹事憑之壻其作楊郎中凝墓志云君與季弟凌同日生不周月而孤伯兄憑翦髮爲童家居於吳是楊氏之稱宏農猶柳氏之稱河東皆推原其族望而實則皆吳人也其作亡妻宏農楊氏墓誌云夫人三歲依於外族閒在他國凡十有三年而二姓克合蓋柳與楊同居吳下而柳州之婦鞠於外家故有閒在他國之語然竊嘗疑柳州再世居吳而其集中未嘗有一語及於洞庭林屋之勝韓吏部之誌劉賓客之祭

文亦不及焉及夷攷之乃知柳州雖居吳而在吳之日甚淺大抵唐人之世宦者多居京師蓋當時不特有里第兼有家廟枝附葉連久而重去柳氏自河東之虞鄉遷京兆之萬年已累世矣其少陵原之大墓則高祖蘭州府君而下皆在焉侍御雖挈家南轅而柳州作太夫人歸耐志云宗元生四歲居京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是柳州少日固多居長安侍御之總三司自夔州再入朝則又隨侍在長安已而登進士歷官至尚書郎則又在長安且柳州享年四十七歲其自序曰長京師三十三年合之南竄十四年之

數已自相符則中閒不過偶一至吳其遊朝陽巖西亭詩云羈貫去江介世仕尚函殺是明言居吳未久而以世仕不能忘情於秦南竄而後詩文酬答總惓惓於鄴杜之間使其得再入朝殆有挈其羣從西歸之意焉然自柳州南竄其子弟無復有居萬年者其答許京兆孟容書言先墓所在城南更無子弟善和里宅已三易主則其後柳州雖歸葬萬年而子弟已即安於吳矣不然則柳氏在吳祇可以言寓公本傳不得竟斷之曰徙吳也唐人最重舊籍故雖數世之後必行歸葬之禮不得以此而疑柳氏之非吳產也宋人作柳州年譜於其居吳顛末不詳而蘇人亦莫之攷吾故表而出之

通鑑分修諸子攷

胡梅磻曰溫公修通鑑漢則劉攽三國迄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此言不知其何所據然歷五百年以來無不信以爲然者予讀溫公與醇夫帖子始知梅磻之言不然帖曰從唐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以備剪粘隋以前與貢父梁以後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

前則此等事跡盡成遺棄也觀於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蓋貢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有十國紀年故溫公卽其平日所長而用之而梅礪未之攷也貢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當時論者推道原之功爲多何也蓋溫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局副手觀道原子義仲所紀可見也義仲曰當時訪問疑事每卷皆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質正舊史之謬者然則道原之功誠多矣至於三子所修愚最以唐鑑爲尤後人以伊川許之遂有范唐鑑之目而以其書孤行其實裁量未爲簡淨也

阿育王寺十二題攷

盱江李先生泰伯有阿育王寺十二題詩乃筠州楊屯田和寺僧常坦而邀盱江同作者吾鄉阿育王山志莫之收也其亦固陋矣夫十二題中至今存者山水則曰金沙池曰佛跡峰曰靈鰻井伽藍則曰育王塔曰八角殿斯其歷劫無恙者也其曰七佛石當卽指烏石巖而言道宣感通傳所稱梵僧七人過此得石函舍利六僧騰空而去其一化爲烏石者也其曰石屏風恐卽指前

山玉几而言其曰供奉泉據盱江詩則時有浮屠璘鑿此泉以奉母者阿育王山中所乏者泉今泉乃以妙喜得名橫浦以大儒爲之銘故益著而供奉之跡遂無稱者予謂妙喜之大節良足爲山重顧妙喜不附和議爲忠而璘爲孝生平不喜作浮屠家言以其去人倫耳若其有忠孝之節則固不可以浮屠而泯之也其曰晉年松今寺前有巨松能放光爲浙東松之最奇者然非是詩則不知其遠自晉年也其曰重臺蓮今雖有蓮而不甚盛豈灌溉乏人力遂漸成凡種耶其曰明月臺則嬾堂舒氏亦嘗有詩其竟無可攷者袈裟石耳顧讀盱江詩中並不一及舍利之神則知是時已無復舊物而南渡以後震而奇之者其出於耳食更不待辭費矣爰牽連記之以爲吾鄉志乘之一助

續甬上賜府攷

賜府之制昉於宋蓋大臣之有助勞者則以嘉名寵其甲第其後亦有位望未至而特恩賜之者吾鄉自宋南渡賜府極多有黃翔龍者東發先生族兄弟也著甬上賜府攷一卷今不可得見矣尚有流傳一二者如史文惠王之壽樂以位望也文惠之孫子仁以避其宗袞官不達而亦賜鴻禧之名則以賢也深寧先生之汲古傳

忠則以世其家學也是在圖經中不應遺之而惜乎其無徵也明則三品內秩皆得稱府外臣則總制巡撫大帥之外不預焉而不復加以名目通計十五朝三百十五年之中吾鄉稱府者五十四人總之四十二家又總之爲三十三姓以大學生稱者二曰余氏以文敏公有丁也曰沈氏以文恭公一貫也以尚書稱者十有七曰程氏以刑部徐也曰金氏以忠襄公忠也曰陳氏以工部恭也曰楊氏以文懿公守陳吏部守陞康簡公守隨也曰屠氏以襄惠公滿簡肅公僑也曰張氏以文定公邦奇兵部時徹也曰陸氏以康僖公瑜也曰聞氏以莊

簡公淵也曰汪氏以禮部鏜也曰趙氏以端簡公參魯

也曰王氏以莊簡公佐也曰周氏以文穆公應賓也曰

李氏以禮部康先也以侍郎稱者九曰黃氏以禮部宗

明也曰陳氏以刑部瑜也別爲一陳曰豐氏以禮部熙也曰

范氏以兵部欽也曰全氏以先工部禮部二公也曰董

氏以兵部光宏也曰黃氏以工部景章也別爲一黃曰林氏

以吏部棟隆也曰李氏以忠毅公樛也別爲一李而楊氏則

文懿之子茂元官刑部屠氏則簡肅從子大山官兵部

李氏則禮部康先之曾大父堂已官工部不預焉以都

御史稱者一曰金氏以右都御史澤也以副都御史稱

者八曰周氏以相也別為一周曰朱氏以瑄也曰陳氏以漕

撫濂也別為一陳曰王氏以應鵬也別為一王曰柴氏以經也曰

戴氏以鑿也曰丁氏以繼嗣也曰高氏以郎撫斗樞也

而陸氏則康僖之羣從鈞官保撫副都御史汪氏則有

應天巡撫玉不預焉以大理寺卿稱者二曰蔡氏以錫

也曰徐氏以時進也而陸氏尚有大理世科不預焉以

太常稱者二曰吳氏以惠也曰徐氏以應奎也別為一徐以

先祿稱者二曰管氏以大助也曰吳氏以禮嘉也別為一吳

大帥則曰萬氏以漕督表天津總戎邦孚也曰施氏以

都督翰也曰趙氏以宣大總兵光祖也別為一趙近者新秦

子弟妄自署置有未嘗賜府而冒稱之者二十年來漸不可問是王謝家門之恥也予故於暇日偶記之

董徵君墓攷

吾鄉董孝子墓卽耐於其母淑德夫人墓旁舒嬾堂詩

所謂孤冢枕城邊者是也近世慈谿之董氏指其縣中

羊酪河所稱董孝子墓以為徵君故塋鄞之董氏亦從

而祭之不知此乃明洪永間別一董孝子係奉化建炎

義士董之邵之後數傳而為閣學仁聲又數傳而為孝

子諱恭禮自奉化遷鄞成洪武辛未進士以母老歸養

不仕毋卒值革除又托廬墓以終土人亦以孝子呼之

明末之給事中志寧其裔也不學之徒妄祀非族故為正之

正之

羊湖而祖編重字等墓以

不河問長正編家門之編出千效然即日

結埼亭集外編卷四十終

